

毛姆经典文库·长篇小说

月亮与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乐乐 译

毛姆经典文库·长篇小说

# 月亮与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乐乐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与六便士 /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乐乐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6. 5

(毛姆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14 - 5494 - 5

I. ①月… II. ①毛…②乐…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1051 号

毛姆经典文库·长篇小说

月亮与六便士

[英]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著 乐乐 译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

印 张: 8.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77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494 - 5

定 价: 29.00 元

---

网 址: [www.qzchs.com](http://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843195700@qq.com](mailto:843195700@qq.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730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毛姆经典文学语录

月亮和六便士就在眼前。是为一份六便士的生活疲于奔命，还是为仰望心中那轮明月而有所放弃？

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值勤站岗，监视着我们，以免干出违法的勾当。

改变一个好习惯容易；改变一个坏习惯谈何容易！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它几乎可以助你逃避生命中所有灾难。

人们常常发现：一位卸任后的首相当年不过是大言不惭的演说家；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也无非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

一经打击就灰心泄气的人，永远都是失败者。



## 毛姆经典文学语录

爱情需要有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要有体贴爱护的要求，有帮助别人、取悦别人的热情；它是自私的——如无显现，便是巧妙地遮掩起来了；还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腼腆和怯懦。

我们要容忍他人，如同容忍自己。

一个人落水了，游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

要抬高一个人，最容易的办法是贬低另一个人。

要知道一个人的本质，让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

人们嘴里说的请你批评，但心里要的是你的赞美。

# 1

老实说，刚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兰时，我从未注意到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但在今天，很少有人会否认他的伟大了。

我所谓的伟大，指的不是鸿运当头的政治家或立过战功的军人。这些人不过显赫一时——与其说是因为本人的特质，不如说是其当时所居地位使然——一旦时过境迁，他们的所谓伟大也就黯然失色了。我们不难发现：离了职的首相当年不过是大言不惭的演说家；解甲归田的将军无非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

但是，查尔斯·斯特里兰的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你可能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无动于衷。他的作品扰乱你的心绪，俘获你的注意力。斯特里兰受人揶揄讥讽的时代已经过

去了，为他辩护甚或赞誉也不再被视为奇谈怪论了。在世人眼中，他的瑕疵已成为其特质必不可少的派生物了；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还可能引发讨论。诚然，崇拜者对他的赞颂、贬抑者对他的诋毁，都难免失之偏颇和任性，但有一点不容置疑——他是一个天才。

在我看来，艺术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艺术家具有独特的个性，就算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可以原谅。我原本以为委拉斯凯兹<sup>①</sup>比埃尔·格雷克<sup>②</sup>更高超，可是由于见得多了，反而平淡了对他的钦慕。而那位克里特岛画家的作品却有一种肉欲和悲剧性的美，仿佛以永恒的牺牲把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呈现出来了。一个艺术家，无论画家、诗人或者音乐家，用崇高或美丽的作品把世界装点起来，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这也同人类的性本能不无相似之处，都有其粗野狂暴的一面。在把作品奉献给世人的同时，艺术家也把他个人的伟大才能呈现于你眼前。对一个艺术家的秘密探幽索微，颇有些阅读侦探小说的迷人劲儿。它与大自然的奥秘一样，妙处在于答案求而不可得。就算最不足道的作品，也会让你隐约看到斯特里兰奇特、复杂、受着折磨的性格。那些不喜欢他的绘画的人们之所以无法漠然置之，肯定都是出于这一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引发了人们对他的生活和性格的好奇心和浓厚兴趣。

直到斯特里兰去世四年以后，莫利斯·休内特才在《法兰西

---

① 埃戈·罗德里盖斯·德·西尔瓦·委拉斯凯兹（1599 - 1660），西班牙画家。

② 埃尔·格雷克（1541 - 1614?），西班牙画家，生于克里特岛。

信使》发表文章，使这位不为人知的画家不致湮没无闻。他的文章打响了第一炮，很多怯于标新的作家这才循着斯特里兰的足迹得以前行。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艺术评论界无人可以享有休内特那样无可争辩的权威。休内特提出的论点不可能不让人印象深刻——他对斯特里兰的称许看似有些夸张，但后来舆论的裁决却证实了他评价的公正；查尔斯·斯特里兰的声名便也在他确定的基调上不可动摇地建立起来了。从此，斯特里兰声名鹊起！这在艺术史上实在是最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事例。

我无意于评论查尔斯·斯特里兰的艺术作品，除非它们涉及画家的性格。我对某些画家的意见不敢苟同，他们傲慢地断定：外行根本不懂绘画。对于艺术的鉴赏，门外汉最好的方法是免开尊口，签署支票簿。以为艺术是那种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完全理解的艺术技巧，其实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艺术是感情的表露；它使用的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我也同意，艺术评论家如果对技巧没有特别的了解，是很少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

对绘画，我的无知是很明显的。幸运的是，我无需在这个领域去冒任何风险。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sup>①</sup>先生既是文章高手，又是很有造诣的画家，他在一本小册子里<sup>①</sup>对查尔斯·斯特里兰的作品已经做了详尽的探索。这本书的优美文风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很可惜，这种文风在今天的英国远不如法国那么时兴了。

莫利斯·休内特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里简单勾画了查尔斯·

---

<sup>①</sup> 爱德华·雷加特（爱尔兰皇家学院会员）：《一位当代画家：评查尔斯·斯特里兰绘画》，马丁·塞克尔出版社，1917年。——作者注



斯特里兰的生平——有意吊一下读者的胃口。他对艺术的热情毫不掺杂个人好恶，他的文章的真正目的是要唤起有头脑的人们对独具天才的画家的注意力。作为文章高手，休内特不会不知道，只有引发读者“兴味”的文章才更容易达到目的。那些与斯特里兰生前有过接触的人——有的是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有的是在蒙马特咖啡馆和他会过面的画家——极其吃惊地发现，他们在那里看到的失败的画家，与其他落魄的艺术家毫无二致的画家，原来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们却与他失之交臂。从这时起，法国和美国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文章：有的是对斯特里兰的回忆，有的则是对他作品的赏评。这一切，让斯特里兰的声誉更加隆盛了。它们引发了公众的好奇心，却无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这一话题备受青睐，不辞劳苦的魏特内奇-罗霍尔兹<sup>①</sup>将富有权威性的文章在他洋洋洒洒的专题论著里加以罗列了。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于杰出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令人诧异或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于庸常生活的一种反抗。传奇的出乎意料之处，则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护照。瓦尔特·拉利爵士<sup>②</sup>之所以永远珍藏在人们记忆里，是因为他把披风铺在地上，让伊丽莎白女王踏着它走过去，而非他把英国名字带给人们从未发现的国土。这种故

---

① 雨果·魏特内奇-罗霍尔兹（哲学博士）：《查尔斯·斯特里兰：生平与作品》。莱比锡：施威英格尔与汉尼施出版社，1914年。原书德文。——作者注

② 瓦尔特·拉利爵士（1552？-1618），英国历史学家及航海家。

事，只会让一个玩世不恭的哲学家哑然失笑。

查尔斯·斯特里兰在世的时候，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他树敌不少，没有交下什么朋友。如此一来，关于他的文章，作者必须借助活跃的想象以弥补事实的贫乏也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尽管人们对斯特里兰生平事迹所知不多，却也足够浪漫主义文人从中找到大量铺陈敷衍的线索：他的生活中有不少离奇可怕的行径，他的性格里有不少荒谬绝伦的怪僻，他的人生又不乏悲壮凄怆的遭际。一段时间之后，对这一切的演绎与附会，便会炮制出来一个神话。对于这种神话，明智的历史学家不会贸然对抗的。

罗伯特·斯特里兰牧师偏偏不是这样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有关他父亲的后半生，人们误解不少。谬种流传“给生者带来很大的痛苦”。他公开声明，他之所以撰写这部传记<sup>①</sup>，就是为了“消除那些流传的误解”。显而易见，外界流传的斯特里兰生平轶事里，有许多会让一个体面的家庭难堪不已。阅读传记的时候，我忍不住哑然失笑，但也暗自庆幸它的枯燥乏味。斯特里兰牧师在传记里刻画了一个体贴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一个性格善良、作风勤奋、品行端正的君子。当代教士在人们称之为《圣经》诠释学的研究中都学会了粉饰人生的惊人本领，罗伯特·斯特里兰牧师用以“解释”他父亲行状（这是一个孝顺儿子认为值得记住的）的精思敏辩在合适的时机，一定会助他在教会荣获显职。我仿佛看到他那筋骨强健的小腿已经套上了主教的皮裹腿了。他做的是一件危险的、也许是勇敢的事。斯特里兰之所

---

<sup>①</sup> 罗伯特·斯特里兰：《斯特里兰：生平与作品》。海因曼出版社，1913年。——作者注

以闻名遐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人们普遍接受了传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的艺术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魅力，或者是由于人们对他的性格的嫌恶，或者是对他惨死的同情。而他儿子这部旨在为父亲遮羞藏丑的传记对于父亲的崇拜者，不啻当头一盆冷水。斯特里兰最重要的一幅画作——《萨玛利亚的女人》<sup>①</sup>九个月以前卖给了一位有名的收藏家。由于这位收藏家突然去世，画作再度拍卖，又被克里斯蒂购去。这次拍卖正值斯特里兰牧师的传记出版、人们议论纷纷之际，名画的价格竟比九个月前低了二百三十五镑。这显然不是偶合，传记让人们的猎奇心大为受挫，不免对它嗤之以鼻。如果人们不是因为喜爱神话，只靠斯特里兰个人的权威和特质，也许无力挽回大局。说也凑巧，没过多久，威特内奇-罗霍尔兹博士的文章就问世了，艺术爱好者们的疑虑不安终于消除了。

威特内奇-罗霍尔兹博士隶属的历史学派不只相信“人之初，性本恶”，还认为其恶劣程度远超人们的想象。不消说，与那些把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写成道貌岸然的君子的败兴作家比起来，这一学派的历史著作肯定能给读者更大的乐趣。对于我来说，只将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关系构思成经济联盟，会觉得非常遗憾；要想劝说我将泰伯利欧斯<sup>②</sup>视为英王乔治五世那样毫无瑕疵的君主，也需要远比手头多得多的证据（谢天谢地，这种

---

① 据克里斯蒂藏画目录描述，这幅画的内容是：一个裸体女人——社会岛的土人，躺在小溪边的草地上；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画幅为60英寸×48英寸。——作者注

② 伯利欧斯·克劳迪乌斯·尼禄（公元前42年-公元37年），罗马皇帝。

证据看来很难找到)。威特内奇 - 罗霍尔兹博士在评论罗伯特·斯特里兰牧师那一天真传记时所用的语句，读来很难不对不幸的牧师感到同情。凡是牧师为了维护体面不便畅言的地方都被攻击为虚伪，凡是铺陈赘述的章节则被直接视为谎言，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则干脆被威特内奇 - 罗霍尔兹斥之为背叛。作品的这些缺陷，从一个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固然应该受到指摘；作者作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倒也情有可原。倒霉的是，它竟然连累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也遭了殃，被威特内奇 - 罗霍尔兹博士批评为假装正经、作势吓人、自命不凡、狡猾欺心，只会烹调倒人胃口的饭菜。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斯特里兰牧师在驳斥世间深入人心的传闻——关于他父母之间某些“不愉快”的事件时，实在不够慎重。在传记里，他引用了查尔斯·斯特里兰在巴黎写的一封家书，说他父亲称呼妻子为“了不起的女人”。而威特内奇 - 罗霍尔兹却把那封信的原件复制出来。原来斯特里兰牧师引用的原文是这样的：“叫上帝惩罚我的妻子吧！这个女人太了不起了，我真希望她下地狱。”就算在教会势力鼎盛的日子里，它们也不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置不受欢迎的人们的。

威特内奇 - 罗霍尔兹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兰的热心崇拜者。他要想为斯特里兰涂脂抹粉的话，原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他目光敏锐，一眼就窥透了隐含在一些天真无邪表象下的可鄙动机。他既是一个艺术研究者，又是一个心理—病理学家，对一个人的潜意识了如指掌，没有一个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像他那样，透过普通事物看到更深邃的意义。探索心灵秘密的人能够看到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心理—病理学家却看到了根本无法表达

的。我们看到这位学识渊博的作家如何热衷于搜寻出每一件使这位英雄人物丢脸的细节琐事，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每当列举出主人公冷酷无情或卑鄙自私的例证时，他在心里就会对他更增加一份同情。每当找到主人公为人遗忘的轶事以嘲弄罗伯特·斯特里兰牧师的一片孝心时，他就像宗教法庭的法官审判异教徒那样心花怒放。他撰写这篇文章的认真和勤奋劲儿，也着实令人吃惊。无论事情如何细小，也不会被他漏掉。如果查尔斯·斯特里兰有一笔洗衣的费用没有付清，也一定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如果他欠人家一笔借款没还，债务的任一细节绝对不会省略。关于这一点，读者完全可以放心。

## 2

关于查尔斯·斯特里兰既已说了这么多，似乎无需多费笔墨了。为画家树碑立传的，归根结底，还是他的作品。

当然啦，对于他，我比大多数人更熟悉。我和他的首次会面，还是在他成为画家之前。在他落魄巴黎的坎坷困顿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见面。但我想，如果不是战争使我有机会踏上塔希提岛，我是不会把我的回忆付诸纸上的。

众所周知，正是在塔希提，他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我在那里遇见了不少熟悉他的人们。我发现，对他悲剧一生中晦暗不明的那段日子，我恰好可以投掷一道亮光。如果人们认

可斯特里兰很伟大的定论，与他有过紧密接触的人对他的追述便很难说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人同埃尔·格雷克像我与斯特里兰一样熟稔，为了人们可以读到格雷克回忆录，有什么代价是不肯付出的呢！

不过，我并不想以此为自已辩解。我不记得是谁曾经提议过，为了使灵魂宁静，一个人每天要做两件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个聪明人；我一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一格言行事。我每天早上要起床，每天都要上床睡觉，但我生来就有苦行主义的性格，一直让我的肉体每周经受一次更大的磨难。《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我一期也没有漏掉。想到有那么多书被辛勤地创作出来；作者看着书籍出版，抱着那么殷切的希望；等待这些书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真是一种有益身心的修养。一本书要从汪洋大海中挣扎出来，希望是多么渺茫啊！即使获得成功，那成功又是多么转瞬即逝的事啊！天晓得，作者为一本书花费了多少心血，经受了多少磨折，尝尽了多少辛酸，只为给偶然读到它的人几小时休憩，或帮助他驱除旅途中的劳顿。如果我能根据书评下断语的话，很多书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结晶，作者为它绞尽了脑汁，有的甚至是一生孜孜矻矻的成果。我由此得到的体会是，作者应该从写作乐趣中，从郁积在心头的情感发泄中获取辛苦创作的酬报。而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一切，都不应该介意；作品成功或失败，受到称誉或是遭到诋毁，他都应该淡然处之。

战争来了！战争也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年轻人求助于我们老一代早些时候不了解的神灵，已经看清了继我们之后要前进的方向了。年轻一代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躁动不已，早已忘记敲门的动



作了。他们已然破门而入，坐到我们的宝座上，空中满是他们喧闹的喊叫声。老一代有的也模仿年轻人的滑稽动作，努力让自己相信属于他们的日子还没有过去。他们同最活跃的年轻人比赛喉咙，发出的呐喊听起来却那么空洞。他们有如可怜的浪荡女人，虽然韶华已逝，却仍然希望靠涂脂抹粉，靠轻狂浮荡来重现青春的幻影。聪明一点儿的则摆出一副端庄文雅的姿态，莞尔一笑中流露出了宽容的讥诮。他们尚且记得，自己当初也曾将高居宝座的一代人践踏在脚下，也正是这样大喊大叫，傲慢不逊。他们也会预见到，这些高举火把的勇士们有朝一日也要让位于他人。没有一个人能最后说了算数。当尼尼沃城昌盛一时、闻名远近之际，新《福音书》已经变得老旧了。他们可能会认为，那些豪言壮语道出了前所未有的真理。实际上，这种腔调前人都用过一百次了，而且无甚变化。钟摆摆过来又荡过去，这一旅程永远在反复循环。

有时，当一个人早已活过了他享有一定地位的时期、进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时，便会看到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景象。譬如说，现在还有谁能想得起乔治·克莱布<sup>①</sup>呢？他是他那个时代著名的诗人，整个世界都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在今天更趋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这是不可多见的了。他写诗的技巧师从亚历山大·蒲柏<sup>②</sup>派，以押韵的对句创作了很多道德故事。后来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吟唱起新诗来了。克莱布先生则继续创作他的押韵对句的道德诗。我想，他一定读过年轻人创作的风靡一时的新诗，还可以想象他一定觉得这些诗不忍卒读。

---

① 乔治·克莱布（1754-1832），英国诗人。

② 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当然，大多数新诗确乎如此。但是，像济慈和华兹华斯写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雪莱的更多的诗篇，确实发现了前人未曾探索过的广阔精神领域。克莱布先生已经陈腐过时了，但他还是孜孜不倦地继续他的老路数。我也断断续续读过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诗作，他们当中可能有更炽烈的济慈或更加一尘不染的雪莱，且已发表了令世人难为的诗章。关于这个，我说不太好。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词句——尽管他们还年轻，却已才华横溢。如果仅仅说他们很有希望，就显得荒唐可笑了——我惊叹他们精巧的文体，然而，就算他们词汇丰富（从他们的语汇看，仿佛他们躺在摇篮里就已翻读过罗杰特的《词汇宝库》了），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鲜东西。在我看来，他们知道的太多，而感觉过于肤浅。他们拍我肩膀的那股亲热劲儿及闯进我怀抱的那种激情，实在让我受不了。我觉得他们的热情似乎没有血色，他们的梦想也有些平淡。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过时的老古董了。我会继续创作押韵对句的道德故事。但如果我对创作除了自娱还抱有其他目的，就是双料傻瓜了。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题外话。

首次著书立说的时候，我还非常年轻。但由于偶然的因缘，这本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少人想要同我结识。

刚被引进伦敦文学界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又热切又羞涩。当时种种情状现在回忆起来，仍然不无凄凉之感。我很久没有去伦敦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里面的描写不假的话，伦敦一定有了很大变化了。文人聚会的地点改变了——柴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取代了汉普斯台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星顿的地位。当时年纪不到四十岁就被看作了不起的人物，如今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了。我想，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都羞于表达感情。因为怕人嘲笑，就都约束着自己，不给人以傲慢自大的印象。我并不认为当时优雅放浪的诗人和作家执身如何端肃，但我也记得那时的文艺界有今天这么多的风流韵事。为体面起见，我们对自己荒诞不经的行为保持缄默，且不以虚伪而论。我们的谈话追求含蓄，并不总是口无遮拦、说什么都直言不讳。那时的女性，也还没有取得完全自主的地位。

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我还记得，我乘坐公共交通到殷勤好客的文艺家庭做客时，总像在长途跋涉。出于羞怯，我往往要在街上来回走上好几圈，才会鼓起勇气去按门铃。然后，我心里捏着一把汗，被让进一间高朋满座却闷得透不过气来的屋子。我被介绍给这位名士、那位巨擘，他们关于我著作的评论让我坐立不安。我知道，他们都在等着我的警句妙语，可直到茶会结束，我仍然想不出什么风趣的话语来。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我就张罗着给客人端茶送水，把切得不成形的涂着黄油的面包递到人们手里。我想要的是，谁也别来注意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悠闲地观察这些知名人士，倾听他们妙趣横生的交谈。

我记得遇见过不少身材壮硕、腰板挺得笔直的女人。她们生